

# 蘇聯不滿份子與歐共主義

陳璋津

## 一 兩種不同的態度

這裏所指蘇聯的不滿份子，是專就蘇聯境內，一羣支持非官方的馬克思主義形式的不滿份子而言。

在本質上，「歐共主義」(Eurocommunism)的政黨(法國、西班牙與義大利共產黨)與蘇聯的不滿份子之間，有一種不穩定的關係存在著。而這種不穩定的關係，主要是由於歐共主義的政黨想藉議會選舉的手段，來達成他們的政治目標<sup>①</sup>及其對待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態度。

歐共主義的理論，是根源於馬克思早期的哲學著作(特別是「一八四四年的經濟學哲學手稿」<sup>②</sup>)，以及現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Western Marxists)的著作<sup>③</sup>，例如·格蘭姆西(Antonio Gramsci)、沙特(Jean-Paul Sartre)、柯拉第(Lucio Colletti)、盧卡奇(Georg Lukacs)和科西(Karl Korsch)等人的著作<sup>④</sup>；尤其是格蘭姆西的著作。而歐共主義的政治經驗，則是根源於西歐共產黨在共產國際裏面，在西班牙內戰時，以及在史大林主義統治之下的種種經驗，尤其是對史大林主義的痛苦記憶。

歐共主義的最高度發展，表現於一九七六年六月的「東柏林會議」<sup>⑤</sup>。是時，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共產黨宣稱，他們準備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實行獨立以及民主之政策，拒絕蘇聯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接著，法國共產黨便於一九七六年二月的代表大會中

註① See Alexander Motyl, "Soviet Dissidents and Eurocommunism," in *Dissent*, (Spring 1978), p. 232.

註② 馬克思的這本手稿，是一九三三年首次以德文出版於莫斯科的。目前英譯本與節譯本甚多。中文有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的何思敬譯本。關於這篇手稿流傳的情形，請參閱拙作：「『西方馬克思主義』評介」，出自「共黨問題研究」，第四卷第六期，台北，頁二八一—二九。

註③ Jiri Valenta, "Eurocommunism and Eastern Europe," i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VII, No. 2, (March-April 1978), p. 42.

註④ 關於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評介，請參閱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7); Dick Howard and Karl E. Klare edited, *The Unknown Dimension: European Marxism Since Lenin*,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2); New Left Review edited,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New Left Review, 1977).

註⑤ 關於柏林會議的細節，請參閱 B. A. Osadzuk-Korab, "Breshnev's Pyrrhic Victory: the Pan-European Conference of Communists in East Berl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Toronto), (Winter 1976-77), pp. 178-93.

，決定放棄「無產階級專政」<sup>⑥</sup>，西班牙共產黨也於四月的代表大會中，放棄「列寧主義」的旗幟，宣布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的和革命的」共產黨<sup>⑦</sup>。

但是在外交方面，歐共主義的政黨却一致支持蘇聯的政策與路線<sup>⑧</sup>，因此，歐共主義的政黨在標榜不同於蘇聯與東歐的社會主義方面，它的範圍是有限的；他們對蘇聯的政治體系，並不作馬克思主義式的全盤批評<sup>⑨</sup>。

對於蘇聯境內的不滿份子運動，歐共主義的政黨也只採取非政治性的和「無階級立場」的路線，強調人權作為特別的人的權利之重要性<sup>⑩</sup>。在這方面，法國共產黨與義大利共產黨曾在一九七三年關心過索忍尼辛，一九七五年關心過普留西契(Leonid Plyushch)，一九七八年七月關心過蘇聯對不滿份子的審判，其立場更接近「資產階級」的人權問題立場。而後二個例子特別值得注意，因為普留西契公然擁護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以及義共所提社會主義的內容問題。

蘇聯境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的不滿份子，對於歐共主義者的態度，瞭解的很清楚。事實上，沒有明確的理由讓他們接受歐共主義者主張民主的真誠性，除非歐共主義者也強烈的批判蘇聯，並且也了解到，「不干涉」蘇聯的事情，就是默許蘇聯的政策<sup>⑪</sup>。

目前，蘇聯境內這批支持不同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的不滿份子，究有多大力量，無法確知，但是它的社會基礎，則在於蘇聯境內的各省區，且在史大林時代以後，不滿份子的馬克思主義團體，已經知道的就有二十三個，大部份存在於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期間。現在，世界知名的幾個主要人物如：科斯特靈(Alexei Kostelin)，格里郭倫科(Pyotr Grigorenko)，麥費德夫兄弟(Roy Medvedev and Zhores Medvedev)，雅基莫維奇(I. Yakhimovich)，戈拜(I. Gabai)和普留西契等<sup>⑫</sup>，便屬於這些團體。

註⑥ See Louis Althusser, "On the Twenty-Second Congress of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in *New Left Review*, No. 104 (July-August 1977), pp. 3-24.

註⑦ See John Hooper, "Spanish Communists abandon Leninism," in *The Guardian Weekly*, Vol. 118, No. 18, (April 30, 1978), p. 8.

註⑧ See Jean-Francois Revel, "The Myths of Eurocommunism," in *Guardian Weekly*, Vol. 118, No. 9, (Feb. 26, 1978), p. 9; Jiri Valenta, *op cit.*, p. 51.

註⑨ 西班牙共產黨與義大利共產黨對蘇聯的評估也有不同，關於這點不同，見一 interview with Italian Communist leader Gian Carlo Pajetta, *Der Spiegel*, (July 11, 1977), pp. 91-92.

註⑩ A. Motyl, *op. cit.*, p. 272.

註⑪ *Ibid.*

註⑫ *Ibid.*, p. 234, and Peter Reddaway, "Dissent in the Soviet Union," in *Dissent*, (Spring 1976), p. 140; Abraham Brumberg, "Dissent in Russia," in *Foreign Affairs*, (July 1974), p. 783; Tamara Dentscher, "Intellectual Opposition in the USSR," in *New Left Review*, No. 96, (March-April 1976), pp. 104-106; Hilary A. Stemberg, "The Human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SSR," i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V, No. 3, (May-June 1976), pp. 83-84.

這批不滿份子對蘇聯的批評，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對蘇聯的體制作全盤的批判，其激烈的程度，超過歐共主義各政黨的立場，甚至和三十年代第四國際托派們對蘇聯問題論戰的立場，不相上下。

科斯特靈是老布爾什維克黨黨員，一九三八年因案被捕，在集中營關了十七年。他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前衛的代表人，有許多作品出版。在這些著作裏面，他力圖保衛布爾什維克老前衛的傳統，使它不致衰敗下去。科斯特靈也呼籲，蘇聯體制已經受到了史大林主義的毒害，蘇聯應該要回到史大林時代以前的純正思想上去。

格里郭倫科曾是戰場上的將軍，一九六九年被捕，被長期囚禁於精神病院，一直到一九七五年才被釋放出來<sup>⑬</sup>。格里郭倫科到現在仍然是個共產主義者，並且在「獄中日記」(*Diary from Prison*)裏面主張：他未來的任務，不是在建立陰謀組織，而是在「公開的、勇敢的攻擊顯明的暴虐、錯誤以及矯飾」；不是在進行推翻蘇聯政權的革命行動，而是在為民主化以及「憲法的權利」，在蘇聯的「法律架構」裏面，進行公開的鬥爭<sup>⑭</sup>。在六十年代，格里郭倫科建立了「恢復列寧主義聯盟」，呼籲「回到列寧所脫離的那一點上。」

羅易·麥費德夫是蘇聯的歷史學家。他在「政治日記」(*Political Diary*)、「論社會主義民主」(*On Socialist Democracy*)、「讓歷史審判」(*Let History Judge*)、「雙方的教訓」(*A Lesson for Both Sides*)以及「廿世紀」等著作裏面，批評蘇聯現在並未實行馬克思主義，因此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原因就是受到史大林主義的影響。蘇聯現在應該剷除史大林主義的毒瘤，讓社會主義的幼芽生長出來。至於方法，他在「再論民主化與低溫」(*Once More About Democratization and Detente*)裏面提到：要「由下而上」來改變蘇聯目前的體制<sup>⑮</sup>。

普留西契是烏克蘭的數學家。他也認為，蘇聯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民主化，才是蘇聯目前唯一的出路。他更主張社會主義民主化的過程，應該採取非暴力的形式，造成革命性的改變；權力也應該由官僚階級的雙手交還給工人階級，並且，以工人的監督和政治經濟的分權，來統治這個國家<sup>⑯</sup>。

## 二 歐共主義者的困境

歐共主義者標榜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支持蘇聯這批馬克思主義的不滿份子，却又不敢全盤的批判蘇聯的體制。這樣做，在理

註⑬ Pyotr Griorenko, *Mysli sumassheshego* (一個瘋人的思想) (Amsterdam: Herzen Foundation, 1973).

註⑭ George Saunders ed., *Samizdat: Voices of the Soviet Opposition*, (New York, 1974), p. 357.

註⑮ A. Brumberg, "Dissent in Russia," p. 794.

註⑯ Tamara Dentscher, "USSR: Democratic Alternatives," in *New Left Review*, No. 104, (July-August 1977), p. 116.

論上說來，是有矛盾的；而在現實方面，這樣做，亦使他們進退唯谷。

歐共主義者偶然的「反蘇」并標榜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首先是因為這樣能夠提高他們在國內的民主影像，從而增加選票。這種批評蘇聯與譴責蘇聯的政治好處，可由義共、法共和西共對這個問題所採取的態度，明白的表露出來。西共總書記卡利洛（Santiago Carrillo）在東柏林會議中，猛烈的攻擊蘇聯共產黨的領導角色，並且說，「蘇聯不是一個真正的人民民主的國家，蘇聯只是這個國家的少數人支配這個社會的其他人之一種專政。」<sup>①</sup>這是走向以馬克思主義來批評蘇聯的一大步，而卡利洛成功的贏取了西共在西班牙政治中的合法化，似乎就是「反蘇主義」的結果<sup>②</sup>。

法共在本年三月的選舉，沒有失敗的很慘，也說明「反蘇」是有好處的。因此，最近法共又邁進了一大步，而以西共為師，公開的與普留西契保持接觸，以澄清法共對蘇聯「社會主義」性質的幻象<sup>③</sup>。義共爲了未來的大選，目前也走這條路線。義共領袖柏林格爾（Enrico Berlinguer）最近在亞雷茲諾（Arezzo）對義大利「全國共產主義婦女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unist Women) 上聲稱：「作爲共產黨人和國際主義者，以及作爲社會解放而戰的戰鬥員，我們有責任譴責最近在蘇聯舉行的這些審判。」他又說：「我們認爲，這些審判違反了構成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生活基本成份的自由與容忍的理想與實際。社會主義不僅表示一個國家要建立在正義平等與聯繫之上，而且也表示要完全的尊敬一切民主自由的擴展。」<sup>④</sup>

但是，歐共主義者的「反蘇」，馬上帶出一個邏輯上的問題。歐共主義者支持蘇聯馬克思主義的不滿份子，就是支持他們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那麼，歐共主義者的立場便應該接近（或等於）這些不滿份子的馬克思主義。不然，歐共主義者的行爲，就變得沒有意義。因爲批判蘇聯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接著就應表示要排拒蘇聯的體制，這樣，邏輯的推理才算周延，歐共主義者的立場才能穩住，也才能表示他們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形式，確實異於蘇聯。

可惜到目前爲止，沒有一個歐共主義者的政黨敢做出這樣的結論，當然，他們仍然支持蘇聯的體制及其外交政策，是有原因的，主要是由於歐共主義者的政黨在重要的外交政策上面，仍然和蘇聯享有共同的利益，諸如：美國在歐洲影響力的減弱，阻止強大的西德之崛起以及促進未開發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等等<sup>⑤</sup>。而事實上，蘇聯對一些歐共主義者的政黨，具有重要的影響因素（特別是法共），使他們不敢在外交政策方面脫離蘇聯。例如雷威爾（Jean-Francois Revel）在「歐共主義的神話」(Myths of Euro-

註① "Not Being too Beasty to Moscow," *Time*, (March 14, 1977), p. 23.

註② A. Morji, *op. cit.*, p. 233.

註③ T. Dentscher, "USSR: Democratic Alternatives," p. 115; M. I. Holubenko, "Plyushch and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META*, Vol. 1, No. 2 (1976).

註④ George Armstrong, "Berlinguer joins critics of dissident trials," in *The Guardian*, (July 18, 1978), p. 6.

註⑤ Jiri Valenta, "Eurocommunism and Eastern Europe," p. 51.

communism) 一文中能提到的事實——歐共主義者的政黨和莫斯科的財務關係<sup>②</sup>，就是明顯的佐證。如果蘇聯認為歐共主義者是它的敵人，它就會斷絕他們龐大的財源。同樣的，即使歐共主義者對蘇聯難予容忍，他們却沒有能力担得起與俄國人破裂的後果。因此，它們可以和莫斯科處得不愉快，可是不能反目，正如怨偶不能離婚一樣。

歐共主義者的困境，正是他們的行動與理論不能一致的結果。他們信仰民主的真誠與否，是一個預料之中的問題。當然，蘇聯馬克思主義的不滿份子是无法信任他們。最近來自極左派份子的批評，特別猛烈，也就是歐共主義的立場太曖昧之故。美國的托派份子孟岱爾(Ernest Mandel)特著專書「從史大林主義到歐共主義」(*From Stalinism to Eurocommunism*)進行批評。孟岱爾認為，不管歐共主義者怎麼排斥史大林主義，他們的思想仍然是史大林主義「一國社會主義」概念的邏輯擴展<sup>③</sup>。前西共黨員克勞汀(Fernando Claudin)也著專書「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情報局」(*The Communist Movement: From Comintern to Cominform*)<sup>④</sup>猛烈抨擊歐共主義<sup>⑤</sup>。他認為：歐共主義今日唯一的弱點，就是民主的問題，特別是這些黨的內部組織沒有民主可言。目前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沒有民主，所以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只要歐共主義者不首先整個切斷他們與蘇聯、東歐的政治關係，就不能夠領導西方人民走向社會主義。這些抨擊，都是在理論上針對歐共主義者的立場所產生的自然反應。

### 三 歐共主義者與蘇聯不滿份子之間的關係的消長

一般說來，歐共主義者批評蘇聯處理不滿份子的問題，不但對蘇聯境內的不滿份子有利，而且可使雙方在互助的情況下，達成各自的初期目標。一方面，歐共主義者支持蘇聯境內的人權運動，就可以使他們在本國獲得道義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另一方面，蘇聯的不滿份子也希望歐共主義者能夠充當人權運動團體的直接聯盟，威脅蘇聯，或者至少使蘇聯當局害怕，而軟化其對不滿份子的態度，促進蘇聯的「民主化」。就如東德不滿份子柏爾曼(Wolf Biermann)所述，至少，「歐共主義者已經鼓舞了不滿份子，使他們變成更有勇氣而且眼光更加銳利。」<sup>⑥</sup>

註② Jean-Francois Revel, "The Myths of Eurocommunism," p. 9.

註③ See Richard Gott, "Marxist explosion," in *The Guardian Weekly*, Vol. 119, No. 4, (July 23, 1978), p. 22. 孟岱爾的著作，見 Ernest Mandel, *From Stalinism to Eurocommun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註④ See Fernando Claud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from Comintern to Cominfor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

註⑤ André Gunder Frank, "Eurocommunism: Left and Right Variants," in *New Left Review*, No. 108, (March-April 1978), pp. 89-90.

註⑥ See interview with Biermann in *Le Monde* (Paris), Nov. 21-22, (1976), and *Der Spiegel* (Hamburg), Nov. 22, (1976), p. 38.

但是，歐共主義者與不滿份子之間的這種關係，能維持多久呢？我們在前面說過，歐共主義者是有選擇性的批評蘇聯對人權的違犯，并不直接攻擊蘇聯，而且在財務上還和蘇聯有關係。蘇聯馬克思主義的不滿份子不會容忍這種「兩面三刀」的行徑，也不相信歐共主義者的真誠；起碼他們對蘇聯體制的態度，就不可能使他們與歐共主義者長久互助下去。當然，一如我們前面所述，歐共主義者在未來也不可能對蘇聯體制做全面的批判，因此，雙方合作的機會極微；而蘇聯馬克思主義的不滿份子要靠歐共主義者的支持，長期的取得抗拒蘇聯政府的力量，希望也極小。

在未來，歐共主義者與蘇聯不滿份子的關係，依據歐共主義者的政黨之發展，可能有兩種情形發生：

第一、歐共主義者如果繼續留在共產主義運動的陣營裏面，也許就給予蘇聯一種壓力，使它走向溫和的政策，最後就有希望使蘇聯能夠稍為的民主化。不過，由於歐共主義者的思想不盡合乎蘇聯馬克思主義不滿份子的要求，而且他們自己黨內也缺乏自由與民主，因此，蘇聯的不滿份子也許會提示給歐共主義者政黨內不滿份子一個模式，引發出這些政黨的不滿份子的馬克思主義運動。這在過去也發生過，如前西共黨員克勞汀和前法共黨員加勞第（Roger Garaudy）<sup>②</sup>的例子，均屬之。此項演變，果真發生，就會引起改革歐共主義者政黨的問題。

第二、歐共主義者如果置身於共產主義運動之外，批評蘇聯越厲害，他們整合進入西歐政治系統裏面的機會也越大，脫離蘇聯的路線也就越遠。不過，這樣一來，他們與蘇聯共黨，已不具有「兄弟黨」的關係，已變成「反蘇」集團的一份子，那麼他們制衡蘇聯的力量也就愈小，對蘇聯不滿份子的好處也就愈少<sup>③</sup>。

總之，不管歐共主義未來怎麼發展，只要歐共主義者不是真正的主張民主，蘇聯的這些不滿份子是不可能從他們那裏取得實際支持力量，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而歐共主義者想從支持蘇聯的不滿份子得到政治利益，想從支持蘇聯的外交政策得到經濟的支援，這種兩面的做法，終會玩火自焚。

註② 加勞第的思想，請見 Roger Garaudy, *The Turning Point of Socialism*, (New York: Fontana Books, 1970); Roger Garaudy, *The Whole Truth*, (New York: Fontana Books 1971); R. Garaudy, *The Alternative Futur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4).

註③ A. Motyl, *op. cit.*, pp. 223-234.